



● 陈自仁

苍山遗恨

作家出版社

书馆

卷山遺恨

陈自仁 著

蒼山遺恨

● 陳自仁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苍山遗恨/陈自仁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7.9

ISBN 7-5063-1250-6

I. 苍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7470 号

苍山遗恨

作者: 陈自仁

责任编辑: 徐晓龙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苑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300 千

印张: 12.25 插页: 2

印数: 001-13000

版次: 199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250-6/I·1238

定价: 1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作者简介

陈自强，曾当过农民、小学教师，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曾任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等职，现为西北民族学院副教授、高教研究调研员。发表过大量的文学作品和论文，出版著作十三部，本书为作者的第二部长篇小说。

目 录

第 一 章	死亡的古镇	(1)
第 二 章	走出绝境	(20)
第 三 章	神秘的青阳山	(35)
第 四 章	有枪便是王	(55)
第 五 章	燃烧的马车队	(72)
第 六 章	小城爆炸声	(95)
第 七 章	败走青山口	(118)
第 八 章	老爷家的人质	(140)
第 九 章	生命的交易	(157)
第 十 章	褐色的脊梁	(183)
第十一章	意外的打击	(203)
第十二章	深山遇劫	(223)
第十三章	扳断的童指	(247)
第十四章	夜遇黑衣人	(266)
第十五章	追杀催款员	(289)
第十六章	魂荡虎啸岭	(308)
第十七章	怒火点人蜡	(330)
第十八章	灵堂密谋	(349)
第十九章	血洗苍山	(365)

第一章 死亡的古镇

(一)

老辈人说，自从宣统爷滚下龙廷，天下就没太平过。兵荒马乱，盗匪四起。今天我杀你，明天你杀我，血流成河，百姓遭殃。这样的苦日子，一晃就是十多年。

老天爷也跟庄稼人作对，一旱就是三年。这次大旱，旱得离谱，旱得邪乎。老辈人说，从没见过这样的大旱，老天要灭绝人种了！

冬天快要过去了，天气依然冷得厉害。冯祥老汉的独生女冯月，坐在南屋的土炕上，裹着一床破棉被，冻得瑟瑟发抖。她头上的发髻，软塌塌地垂在脑后，脸上两腮塌落，颧骨高翘，眼窝深陷，本来很大的眼睛显得更大，大得怕人。

长期的饥饿，使冯月的肠胃麻痹了，渐渐忘记了饿的感觉。不过，她的脑子还没有麻痹，往事像一幅幅撕碎的画，总在她眼

前交叠，旋转，变幻。

娘生冯月的那天晚上，正是中秋节。八月十五的夜晚，是月亮最圆的时候，可是，那年中秋节，天上连个云丝都没有，热衷于赏月的杜家镇人，却长时间等不到月亮。孩子们困惑，老人们大惊：“今晚黑月了！”黑月就是月食。

当私塾先生的爷爷在世时常说：“生在黑月，命比纸薄。”冯月的生活，完全应了爷爷这句话。

冯月满月的时候，爷爷抱着她，用胡子扎了扎她的小脸蛋，说：“儿子好比太阳，女儿好比月亮。你生在黑月，长得又黑，是个黑月亮。”

爷爷一句戏话，使她有了“月儿”这个名字；黑月的阴影，也就一直跟着她。

她之后，娘连生了五个女儿，一个也没活，娘不生儿子，把罪看在月儿身上。一直到死，她老人家都没有原谅冯月。

娘不生儿子，冯月只好当儿子了。她没有缠过脚，干惯了粗活、累活、脏活。只有爷爷疼她，教她识字读书，还让她跟着杜老爷家的拳师刘师傅学武。她是女儿身，却练就了男人的体魄、胆量和性格。从小时候起，她黑黑的脸上，大大的眼睛中，就透出一股倔强劲儿。连豁嘴阿婆都说：“月儿比男人就少那吊肉。”

冯月的思绪回到了现实中。她叹了一口气，把目光移向女儿杏花。她像一只可怜的猫，缩在一旁。冯月把那床破棉被全盖在杏花身上。这孩子太可怜，从娘胎里出来，从没吃过一顿饱饭，已经六岁多了，还是那么瘦小的一点儿。

冯月打开窗子，看到一院蜡黄般的阳光。又是一个大晴天。已经三年了，几乎天天是这样的大晴天。

室内比室外寒冷。冯月看到院子里蜡黄般的阳光，心中出现一点暖气，有了晒太阳的愿望。她从炕上溜下来，双脚一着地，

感到一阵眩晕，身子轻飘飘的。有两个月没吃粮食了，全靠糠菜、草根、树皮来维持生命。就是这些东西，她已有两天没有下肚了。全凭过去又干粗活，又练武功，得了一个好身子，不然，她早躺倒了。镇上饿死的女人还少吗？

冯月踉踉跄跄来到院子里，蹲在西屋墙下。暖融融的太阳照在身上，她觉得好受多了。

这时，北屋传来冯祥老汉的叫声：“月儿，月儿。”

冯月扶着墙，走进北屋。冯祥五十出头，原是十分壮实的人，如今已被无情的饥饿击到了。他躺在炕上，瘦骨嶙峋，脸色蜡黄，稀疏的山羊胡子，高高翘起。他睁开眼，有气无力地问：“冯龙不在家？”

冯月说：“他找吃的去了。”冯龙原来姓张，自从同冯月结婚，当了冯家的上门女婿之后，改姓冯。

“唉，哪里能找到吃的哟，榆树皮都吃光了。”爹说着，闭上了眼。

冯月刚想退出北屋，爹又睁开了眼：“咱家还有吃的吗？”

冯月摇摇头。

冯祥老汉失望地叹口气。

冯月连忙点点头，露出一丝苦笑：“爹，还有呢。”家里的粮，两个月以前就吃光了。接着是吃糠，吃干菜，把玉米棒芯子粉碎，拌在糠和菜中吃。家中一切能充饥的东西都吃完了，于是去剥榆树皮。把榆树皮剥为拇指大小的块儿放在锅中烘烤炒干，放进石磨，磨为粉状。用榆树皮粉熬的稀饭，如浓稠的胶汁，呈褐色，异味扑鼻。喝在嘴中，稠粘又光滑，咬不断，嚼起来却不费劲，只需用力一吸，就呼呼作响，咽下肚去。就连榆树皮粉，两天前也吃光了。可是，她不愿让爹失望。

其实，冯月瞒不住爹。冯祥老汉从她发黄的脸上已经看出，

家中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吃了。

“月儿，冯龙咋还不回来？”

冯月忙问：“爹，您饿了？”

“唉，我肚胀得厉害呀！”

冯月愣住了。她明白，爹要大便。榆树皮吃起来容易，屙起来非常艰难。榆树皮稀饭，经过人的肠胃消化后，进入直肠，变成坚硬的块状物，非身强力壮者，难以排出体外。爹每次大便，都是冯龙一旁协助，用手指一点儿一点儿从肛门中抠出。现在冯龙不在，爹要大便，咋办呢？

冯月说：“爹，我帮您。”

冯月老汉慢慢摇着头：“不！你不行。”在他看来，月儿再亲，也是个女人，不能做这事。

“啊，要是能吃一点儿东西，我就有劲了，你们不帮，我也能行。”爹的眼睛里，充满了对食物的渴望。

“爹，我去找吃的。”冯月退出了北屋。身后，还传来爹断断续续的声音。说的什么话，她一句也没有听清。

哪里能找到一点儿吃的呢？冯月侧耳听听，整个杜家镇死一般的沉寂；她举目张望，家家不见炊烟。她明白，古老的杜家镇已成一座坟墓。在杜家镇，粮食比金子还珍贵，能拿出黄金白银的人不少，能拿出粮食的人，却没有几家。镇上的大财主杜兴邦是最有粮的人了。可是，早在三个月前，他就高价抛售了余粮，带着金银细软和全家老小，逃往省城避难去了，只留下几个长工看着那座阴森森的宅院。对有钱人来说，在这片已经晒焦的土地上，一天也不敢待。饥民已经失去了理智，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杜老爷是这个区的区长。他在杜家镇主事时，人们可以向他借粮。春借一斗，秋还三斗，名曰“借一还三”，真是阎王债，

可是，人们都敢借，救命要紧啊！如今，杜老爷逃了，你想借一还十，也无粮可借呀！半个月前，镇上不断有人饿死。身强力壮、无牵无挂的人，几乎都逃荒去了，老弱病残者，只能坐以待毙。最令人惊骇的是，镇东头进财的娘饿死后，进财竟砍下了娘的两条腿，煮熟后吃光啖尽，然后逃往他乡。镇上的老人们无不惊骇长叹，惨绝人寰呀！

冯月把目光投向自家的院子，希望能看到一点儿可吃的东西。院子里空荡荡的，西屋的门紧闭着。冯月走进西屋，找遍了每个旮旯，也没有找到一点儿可吃的东西。其实，西屋已找过多次了，她甚至用木棒敲打过西屋的地面，希望能找到个鼠洞，从鼠洞中找出几粒粮食。可是，每一次，她都抱着希望进来，带着失望出去。

冯月又开始在院中寻找。她不想让爹失望。哪怕找到一粒粮食或一片菜叶，让爹慢慢咀嚼，也是好的。她拿着一节木棍，拨去墙角的一堆枯草，一块东西，引起了她的注意。那东西碗一般大，形状如扣在地上的饭碗，呈褐色。她用棍子一拨，那东西离开了地面。她一弯腰，把那东西捡了起来。这时，她才看清楚，这是一团大便，已经风干，捧在手上轻轻的。从颜色、形状和风干程度上，冯月断定，这团大便是几个月以前的东西。她用鼻子嗅了嗅，那东西没有异味。

冯月看着手上的东西，有一种厌恶感，可又舍不得扔掉。听说有人吃硝土充饥。这东西总比硝土管用，十有八九是粮食变的。她一咬牙，拍打了几下那东西上的尘土，走进厨房，烧了一碗开水，又把那东西掰碎，泡在碗中，用勺子捣成糊状，端到爹的面前。家中的榆树皮粉已断两天，冯祥老汉有两天连榆树皮都没吃上一口。看见吃的东西，他身上有了劲儿，从炕上挣扎着爬起，拥被而坐。冯月端着那碗冒着热气的东西，一勺一勺向爹嘴

中喂去，爹吃得极快，每喂一勺，他嘴一闭，立即咽了下去。看着爹贪婪的吃相，冯月十分痛苦。这算啥吃食呀！不过是一团风干的粪便。如今，在爹的眼中，它却成了美味佳肴！冯月的双手在颤栗。爹吞食碗中之物，仿佛在吞噬她的心。两股泪水，从她的眼窝中流了出来。

碗中的东西已经没了。爹咂巴着嘴：“这是啥东西？这么好吃！”

冯月“哇”地一声哭起来。碗，从她手中掉下，摔在地上，变为碎片。

冯祥老汉用手抓着自己的棉袄领子，懊悔地说：“都怪我啊！好东西应该留给孩子吃，他们的路还长着呢！天哪，让我先死吧！”

冯月这个从不落泪的女人，双手掩面，呜呜哭着，走出北屋。身后，传来爹时断时续的自责、诅咒声……

(二)

杜家镇是一个古老的小镇，位于县城西边，离城十里。镇子周围，全是平展展的水浇地，是全县最有名的富庶之乡。杜家镇三百多户人家，杜姓人家占了近三百户，其它杂姓只有几十户。冯祥是其中的一家。冯祥的爹，是清朝同治年间的秀才，因仕途无望，来杜老爷家坐馆，当了私塾先生，并在杜家镇落户。冯祥跟着爹读了几年私塾，终未成大器，只好务农为生。冯祥老汉，不算是镇上最穷的人家，也算清贫之家。他有三亩水地，位于镇的北头。平常年景，一家人省吃俭用，勉强过得去。可是，连续三年大旱，一到春夏，河水断流，土地干裂，他家颗粒无收。本来清贫的家，立刻变得一贫如洗，无食充饥。

冯祥老汉的地头，有一棵榆树，为爹在世时所栽。这棵榆树，树干很粗，枝干繁密。每年春季，榆钱密密匝匝，压弯枝头。

此时，榆树主干上的皮已经剥光了，露着白生生的身子，在寒风中抖动。冯家的上门女婿冯龙和他的邻居杜震山，骑在老榆树树杈上，拿斧子一下一下地砍着老榆树的支干。老榆树主干上已无皮可剥了，他们想砍下支干，剥下支干上的皮，供全家老小充饥。

榆树下，已有不少砍下来的树枝。冯龙擦了一下额上的汗。由于旷日持久的饥饿，他有一点眩晕感：“震山，我头昏得很，歇歇吧。”

杜震山应了一声，蹲在树干上。他的名字，是冯月的爷爷，那个老私塾先生起的。老人对他寄予厚望；他属虎，老人希望他成“震山之虎”。

杜震山是杜老爷的堂侄，可是，从他爷爷起，就已是杜老爷家的佃户。他自幼爱武，多年来，一直跟着杜家大院的护院拳师刘师傅习武，什么刀枪棍钺，流星锤，三节鞭，都能来几下。最令人称道的是，他练就了铁砂掌的功夫。有一天，他与冯月一起去赶集，遇上疯狗拦路，杜震山挥掌劈去，一下打碎了恶狗的天灵盖。对此，冯月赞叹不已，同时，又提醒杜震山，千万不可与人交手，以免失手伤人。冯月是他的师姐，小时候一起跟刘师傅习武，对他十分关心。

如今，无情的饥饿，让杜震山这位铁塔一样的汉子，也变得有点儿弱不禁风了，才砍下几根树枝，便气喘吁吁了。

冯龙看着杜震山，问：“震山，你有几天没吃东西了吧？”

杜震山指着自己的腹部，痛苦地点点头。

“唉，震山，我看，咱们恐怕度不过这场灾难了！”

杜震山想起了什么，又问：“你不是说，国民政府要赈灾吗？咋还不见动静啊？”

的确，有此一说。早在一个月前，冯龙的一位童年朋友从省城带回一份《国民日报》，上面登着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视察西北灾情后发表的谈话：“西北诸省，庐舍荡然，釜罄如洗。草根树皮，挖掘殆尽。死亡之余，或卧疾不起，或赤身无衣。此种奇灾，历所未有！”

报纸的同一版上，还登着省国民政府发往南京政府请求赈灾的电文：

省属各地，连年天灾兵祸，田庐漂没，村落焚毁。
树皮草根，俱已食尽。人相争食，死亡枕藉。山羊野
鼠，亦均啖罄……

同时，报纸上还说，国府已筹集粮款，派员赴西北赈灾，救济黎民于水火之中。可是，已经一个多月了，杜家镇离县城这样近，怎么不见国民政府的赈灾官员下来？

“哼，啥国民政府？还不是和宣统爷一样！”

冯龙苦笑道：“官府的事，咱百姓说不清啊！”

(三)

中午，冯龙拖着一捆榆树枝，精疲力竭地走进了院子。他看到冯月，口中咕哝了一声，倒在地上。

冯月急忙走过去，搀起冯龙，一步一步挪进了南屋，把冯龙扶上炕，让冯龙倚墙而坐。她从地上端起一个铸铁火盆，放在冯龙面前，拿来几块木柴，架在火盆中，又从炕洞中掏出一团火

种，引燃了木柴。

火给屋内增添了温暖。红红的火焰映在冯龙黑黄的脸上，使冯龙的脸上似乎有了点儿生气。

冯月看了看冯龙，苦笑了一下，说：“你烤烤火，我去剥榆树皮。”说完，转身走出南屋。

冯龙看着火，眼睛变得明亮起来。他向前挺起身子，慢慢抬起手，伸向火盆，想烤一烤冻僵的手。可是，他的手刚伸向火盆，眼前一黑，上身斜倒在炕上。他眼睛里的光，一点儿一点儿散去，一只手还架在火盆上，另一只手无力地瘫在炕上。

火盆中的火焰，越燃越旺，很快烧到了冯龙架在火盆上的手，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拇指，在烈火中颤栗，发黄，发焦，一股奇异的肉香味在屋内飘起。

手指烤焦后散发的肉香味越来越浓。躺在炕上的杏花，在迷迷糊糊中嗅到了这股奇异的香味。她睁开了眼睛，抽吸着鼻子，从枕头上抬起头来，并用眼睛和鼻子搜寻香味的来源。

不一会儿，杏花的目光停在了火盆上。她看到了卷曲在炕上的爹，也看到了爹架在火盆上的那只手，看到了被烧焦的爹的四根手指。她爬向了火盆，把头挨在火盆边。火盆中的木柴快燃完了，火变小了，火焰离开了冯龙的手指头，不过，指头尖上还冒着淡淡的青烟，肉香味随着青烟，继续向屋内蔓延。杏花的眼睛，木然地看着爹被烧焦的手指，慢慢抬起了胳膊，把手抖抖索索地伸向火盆。

杏花用手指抚摸了下火盆上爹的手背，把手指一点儿一点儿地伸向爹被烧焦的手指。她用食指和中指揪住了爹的食指，用力捻了一下，竟捻下一小块儿肉。她用食指和中指夹着那块儿肉，看了看，闻了闻，眼一闭，丢进嘴中。她轻轻地“啊”了一声，那小块儿肉已经溜进了嗓子。杏花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奇怪

的表情。她把手又伸向火盆，从爹的食指上又撕下一块儿肉，忙丢进自己嘴中。爹的食指，露出了白白的骨头。

杏花欠起身，把手伸向爹的中指。这时，冯月走进了南屋，杏花忙从爹中指上撕下一块儿肉。冯月惊呆了，张着嘴，说不出一句话来，四肢都在颤栗。

她看到杏花瘦瘦的小手指夹着那块儿肉，慌乱地丢进嘴中，才惊叫一声：“杏花！”猛扑过去。

冯月抱住了杏花的头，伸出手指，去抠杏花的嘴，想从杏花嘴中抠出那块儿肉来。可是，杏花的牙咬得死死的，任她怎么抠，就是不张嘴。冯月急了，在杏花的脸上猛击一掌。杏花头一歪，张开了嘴。冯月忙把食指和中指伸进杏花嘴中。那块儿肉，已被杏花咽了下去。冯月把杏花往炕的另一头一推，把被子胡乱丢在杏花身上，忙扑向冯龙。

冯月扑在冯龙的身上，叫了一声：“她爹！”冯龙没有反应。她摸了摸冯龙的脸和脖子，发现冯龙的身子已经冰凉。冯月“哇”地叫了一声，昏了过去……

过了很久，冯月醒过来了。她发现自己枕在冯龙冰凉的脖子上，不由打了个激灵，一下子清醒起来，想起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冯月一边痛哭，一边抱着冯龙的上半身，把冯龙的尸体放平在炕上，又找出一块白布，开始包扎冯龙被火烧焦的手。

冯祥老汉听到了冯月的哭声。他溜下炕，倚在门框上，深陷的眼眶中，流出两股浑浊的泪。他的身子顺着门框滑下去，坐在了地上。

冯月的哭声，惊动了隔壁的杜震山。他放下手中的榆树枝，跑了过来。

杜震山看到了南屋炕上的冯龙和一旁痛哭的冯月，心中一阵

悲痛。人的命真贱，刚才，他俩还在一起干活，这会儿，冯龙扔下妻儿老小走了。杜震山一句话也不说，他端来一碗凉水，用破布蘸水，擦干净了冯龙脸上的灰尘。

没有棺材。杜震山想找一个木柜，权作棺材，可是看遍了冯家的三间屋子，也没有找到一个可入殓冯龙的木柜。他才想起，冯家惟一的大木柜，被自己的媳妇杂妹用了。一个月前，杂妹病饿交加，撒手而去，是用冯家的粮柜入殓的。

杜震山走出院子。他想从镇上找一个帮手，顺便借一个大柜。可是，他没有成功，只找到一辆木轮手推车，“吱吱呜呜”地响着推进冯家院子。

冯月还坐在原地。她两眼发呆，已没有哭声，也没有眼泪。

“师姐，别哭了。杜家镇饿死人，咱不是第一家。”杜震山说着搀起冯月。

冯月擦干了眼泪，同杜震山从西屋中找出一张草席，裹住了冯龙的尸体。

然后，把尸体抬上木轮车，杜震山在冯龙尸体旁边放了一把铁锹，推起木轮车向门外走去。冯月踉踉跄跄，跟在他的身后。

冯祥老汉像一截木头，默默地目睹了这一切。然后，又扶着墙，回到了炕上。他的嘴唇哆哆嗦嗦，花白的山羊胡颤抖不已。

世间万物中，人是最强大的，人又是最脆弱的。人的生与死之间，只隔着一层黑纸，一捅就破；只隔着一层薄冰，一碰就碎。曾给冯家带来无数欢乐和希望的冯龙，曾深得冯祥老汉偏爱的冯龙，就这样悄悄地去了，这是冯祥老汉万万没有想到的呀！过去，他一直指望这个好女婿为自己送终呢，如今，竟扔下他走了！

两三个月来，杜家镇的丧葬仪式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变化。当第一个人饿死时，镇上有不少人前去奔丧、吊唁。死者被装入棺